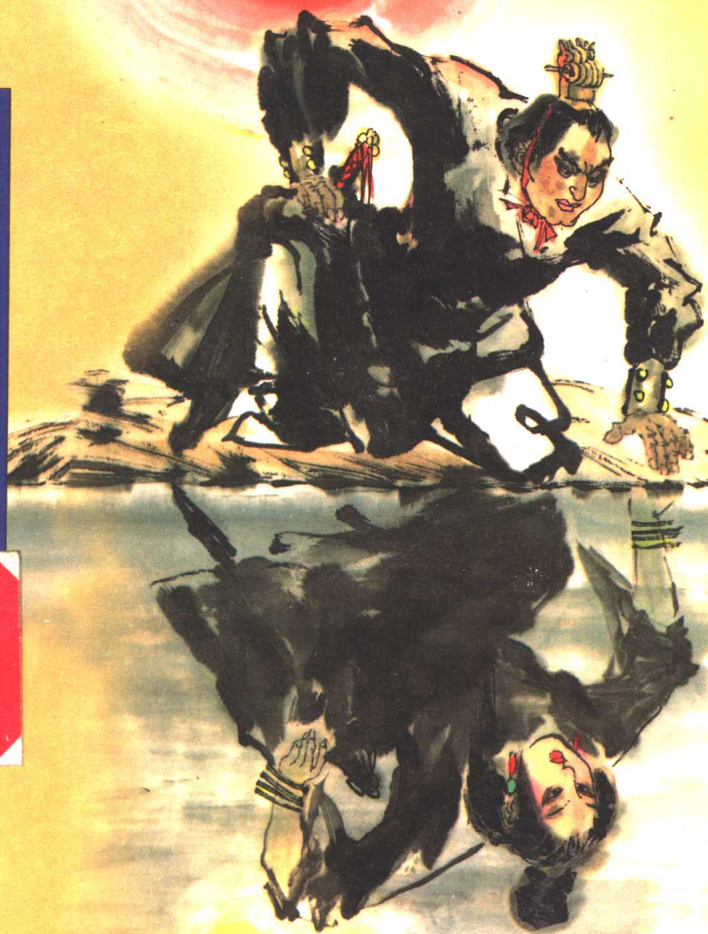


兩性人



熊沐著



熊沐武俠精品系列 8

● 熊沐武俠精品系列 ●

两性人
（上）

熊 沐／著

●熊沐武侠精品系列●

两性人
〈下〉

熊沐／著

责任编辑:桂镇教

图书策划:安 迪

封面设计:木 子

熊沐武侠精品系列

熊 沐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市天虹彩印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90 印张 17800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648-005-6/I·3

印数:1-5000 册

全套定价:1360.00 元

每册定价:16.00 元

熊沐说

之八

两性人，通常蔑称“二椅子”。

这字眼上可考据，大约是生下一个牛不牛、马不马的东西，就是两性人。放在今天来说，简直不算个什么事儿，或是做手术改成一个男人，或是手术改成一个女人，一生也就如他人一般平凡、平常。可古时不大可能，而且这种人被视为洪水猛兽，天生怪物，人人可以得而诛之，人人可以不问青红皂白杀他，于是乎两性人便成了过街老鼠。

熊沐先生也许很愚，但他从人类学的角度，提出一个新看法来：只有两性人才是美的极致，两且他对阴阳邪神许不天与梅英（即瑛梅）的恋情十分称许，也许因为他们都是两性人，都是人人欲得而诛之的怪物。熊沐先生认为：男人体是丑陋的，而女人体是美妙的；但世

上最美的是具男人的阳刚与女人的温柔为一体的两性人，他本身便是上帝造物的极致。也许有一日，人类变成了两性人的世界，自身兼有男人女人的特点，且能在同类交媾中得到做人的乐趣（做男人同时也做女人的乐趣），那时，人人都是两性人，再也不会对这种事大惊小怪了吧？

真对不起许不天与梅英，熊沐先生最后只好给梅英手术改变性别，这才是熊沐先生的悲哀，也是人类的悲哀，既说是人类有大同情心，怎么不容两性人的存在？

96 年春笔记
改抄于盛夏

侠坛怪人之八
鸿雁采撷

……为什么在你的书里，对那个“阴阳人”寄那么多的深情，他时而变成女人，时而变成男人，一会儿是女人梅瑛，那么温柔有礼，美貌大方；一会儿是男人梅英，帮助阴阳邪神许不天杀人，这么大奸大恶与美丽温柔的两种人格，怎么会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呢？

明超
某工程处工作人员

在我编辑的文字里，以这《两性人》为最令我动心，人间真情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

是何等令人鼓舞的事？而且我喜欢欣悦长老与耶律王子的超然世外，那种一尘不染的高洁是人类修为的极致，也是人类的梦想。

编过这一部书，使我对武侠小说有了新的认识。我喜欢读了，但得是一些好书。

金林

作家，原江苏文艺出版社责任编辑

熊沐先生：

在新加坡购得大字本《绝世双姝》（现为《孪生女传》），耐读，文笔如诗，在武侠小说里也是翘楚。我读古龙的小说，偶或写情写景写境，有如诗一般的描述，但文整体如诗，写来如泣如诉，此作为第一。

邓光洗

（新加坡华侨，此信辗转寄至出版社，编辑人员转至熊沐先生收）

熊沐新书每出，我必买一套，只是日前买了一套《流羞女儿国》（此书为盗版书，自大陆武汉盗印），怎么竟与过去的《流花女人谷》一个模样？这是怎么回事？我在街上走，看过许多熊沐的书，有的印刷很糟，文字也不清楚。（这也是盗版物，在山东临沂一带印发），这给喜好熊沐武侠的人带来麻烦，请问编辑先生，究竟怎样才能保证买到的一定是正版书？

许加衡
河南省郑州某工厂

目 录

第一章	求婚	(1)
第二章	哀求	(35)
第三章	心曲	(67)
第四章	神功	(101)
第五章	风波	(139)
第六章	痴情	(167)
第七章	情痴	(197)
第八章	囚室	(257)
第九章	心魔	(289)
第十章	攻寺	(319)
第十一章	邪恶	(351)
第十二章	探庄	(373)
第十三章	杀心	(405)
第十四章	阴谋	(441)
第十五章	疯狂	(471)

第十六章	栽 赃	(499)
第十七章	情 探	(527)
第十八章	魔 劫	(551)
第十九章	再 生	(581)

第一章 求婚

五月初十，北方春风和煦，
旭日送暖的时节。

在南国，怕已是暑热之际，
日照暖风，人人思凉。但在这冰
雪刚化的北国，却刚刚吹绽了红
柳上的毛狗狗儿，吹化了小溪里
残留的冰块，化出了千奇百怪的
冰花花来，狗虾也在溪里抱着

滚，这是兽禽思偶、少女思春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男人都躁热，一冬的懒散都在与女人的痴缠中得到舒张，骨骼在咯咯响，眼睛也瞪得圆。女人缠住了男人，让他在狂热中满足。女人则象猫般依偎在男人怀里。

奉天府是北方一大通衢要镇，自大江以北，幽燕之外，当数奉天府热闹。在奉天府西大街上，有一座三层的古旧酒楼，这酒楼是名闻天下的“北方春”。酒楼的建构自然同南方那清秀俏雅的风格不同，它楼左侧有圆木搭砌成的楼梯，楼梯是用一根根圆木搭上去的，在人脚踩踏之处用铰子刨出鱼鳞状的面儿来。从这楼梯上去，进了酒楼，就更不同于那些寻常酒楼了，里面有整整十张桌子，都是整整块块的木头割成的方桌，方桌边是凳子，都是那很笨重很厚实的柞木凳子。别说这凳子上坐着一个人，就是三五个酒醉的大汉一齐踩踏上去，这凳子也会纹丝不动，完好无损。

五月初十，本来不是什么节庆之日，在江湖之人看来，就更没什么特殊可言，但在这“北方春”酒楼上，竟然聚集了许许多多的江湖人物，从一楼到三楼，都有些江湖人物围聚在桌边，默默饮酒。他们的衣着服饰各不相同，居然有南国公子模样儿的，有北方夷狄服饰的，还有的披发赤足，身披麻布长衫，脸上冷冷漠漠，象对这周围的一切都不感兴趣。这些人各自守着桌子，静静地喝酒，从早晨开始，直至中午，也不见有人下楼去，所有的人都不吵不嚷也无人贪杯，都细细品啜着美酒佳肴，更有的只是在手里玩着酒杯，不去喝杯中的美酒，手边的玉箸也不曾动过几下，任由那满桌佳肴变凉

变冷。

只要是楼梯有响动，众人目光便向那响处望去，注视上楼来的人，待等得看清这上楼之人不过是店伙计，端着菜肴，或是美酒时，这些人不由得脸上显出些失望来。

日已近午，众人的神色便有些不耐烦起来。

楼梯又响，众人又不约而同将目光投注在这楼梯处。

上来的是一个白衣书生。这人穿一件白布长衫。长衫是细布做的，且有几分陈旧，但又不破烂，显然这人穿衣很是用心得。他走上楼来，看看二楼楼面上的人坐得满满的，就不停步，向三楼上走去。及待到了三楼，一看这些江湖人物，不由得脸上略显惊异。但也只是略为迟疑了一下，便慢慢走向前去。

在那十张桌子正中，有一张桌刚好闲着，桌边没人，桌子也是空的。

他慢慢坐在这桌子边上。

众目所视，他仍不慌不忙，静等着店伙计来侍候。

旁边一桌有个大汉，额角边生一块斑痣，是红红的朱砂痣，这痣使大汉的脸相带几分凶恶，他走过来，站在白衣书生面前，冷冷问道：“不知这位先生同俏梅山庄有什么渊源？”

白衣书生斜睨了大汉一眼，早已把大汉瞧了个清楚：这大汉背后背一柄松纹古剑，剑梢长而有悬绦，剑身也较一般长剑长那么三四寸。这大汉穿一件赭色道袍，道袍上印有暗色寿字纹花。白衣书生心中暗道：看来这人是平阳山三清观

的人了，身手也自不弱。

白衣书生懒懒地看他一眼：“在下口渴肚饥，要上这酒楼图一个温饱，什么是俏梅山庄？俏梅山庄又与我有什么相干？”

周围九桌之人，皆是江湖人士，见这道人与白衣书生搭话，便都凝神倾听。众人看这白衣书生，人很落拓，神情落寞，虽然满面风尘，却无一个包袱在身，无琴囊剑袋，自然不是游侠雅士，无包裹随从，更不是什么富家公子。看他那寂寞神色，又多半是那种读书不第的落魄文人。这种人最好的命运是替大户人家课子授业，每月混三五两银子花销，连个象样的婆娘也娶不起。再落魄些的，就在大街上游来荡去，为人家写个书信，替丧家吟个挽幛，图上一顿两顿饱饭而已。所以众人一听这穷酸书生说他只是要上楼图一顿饱饭，便个个笑而点头，知这人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更不是俏梅山庄差遣之人，对他不再留意了。

额角生痣的道人心里暗暗好笑，知这白衣书生只是一个痴呆之人，并不是俏梅山庄之人，他连俏梅山庄是哪里都不知道，更说明他不是武林中的角色，就嘻嘻一笑道：“如果你不是俏梅山庄的人，就请不要坐这张桌子了，这张桌子原是一些朋友们订下的，在等人，等一位很尊贵的客人。如果相公肯到一边去吃饭，相公的这一餐饭钱便由我来付，好不好？”

白衣书生望望这个道人。道人额角上的痣很是怕人，但脸上带笑，笑意殷殷，倒象是一个和气道人。

白衣书生不由得一愣，他看着这道人，象是不明白这道人为什么要为他付这餐饭钱，他抬头盯住道人：“我兜里自有

银两付饭钱。”

有痣道人是好脾气，笑道：“我不是怕相公付不上饭钱，而是想求相公照应照应咱们这些朋友。这些朋友从早晨等到现在，为的就是等这俏梅山庄的贵客。这张桌子是众位朋友一大早就订下的，相公是不是照应一下这里的朋友们？”

白衣书生脸色绯红，他知道这九张桌子边的人都在看他，等他下楼。他不想下楼去，更不想在众人面前悻悻而去。人虽穷，但志气不穷，他为什么要下楼去？听这有痣道人说他们早订好这张桌子，也未必可信。如果他们真的早就订好了这张桌子，为什么不在这桌边上坐上那么三两个人？为什么让这张桌子空起来？明明是谎话，也明明是欺他人穷，他怎么能忍受这些人的凌辱？

白衣书生仍稳稳坐在桌子边，望着这有痣道人一笑道：“如果你的客人来了，我一定把这张桌子让给他，这样好不好？”

额角有痣的道人一愣，他没想到这个白衣书生这么难讲话，也没想到自家会碰上这么大的钉子。他额角那痣突然胀成紫红，脸色变得难看起来。他说话虽然很客气，脸上带着笑容，但对这白衣书生甚是轻视，根本没料到这穷酸书生敢于推拒，道人冷冷一笑，心内寻思：“当着这么多江湖人物的面，难道要我三清观折了自家威风不成？观主就坐在一边，必定会怪我办事不力，出乖露丑，不用等俏梅山庄主人到来，只碰上这么一个穷酸书生就束手无策。我今天不给你一点儿厉

害看看是不行了。”想到这里，他的额痣胀成紫色，脸上也带了煞气，慢慢伸手出去，把手掌砍向白衣书生的右臂。

他这一招，是想把白衣书生的手少阴心经脉穴道制住，然后一拎而起，把他从楼梯摔下去。

白衣书生不是武林中人，看样子就似乎浑然不觉，他右臂正舒舒服服地放在桌上，在四处张望，等店伙计来侍候。他大概是看出了这三楼上一桌桌的客人都不是寻常人，就十分好奇地东瞧西望，全然不知江湖上的禁忌，也不知道这额角有痣的道人此时正要封他穴道，摔他下楼。

九张桌子边的人都冷冷看着他们，看着这白衣书生出丑。

有痣道人身手不弱，他手掌甫出，便很快递向白衣书生的手臂。

但这时，忽然从楼梯边飞来一物，这物飞得极快，叭地一下就飞到了有痣道人手边，哗地展开，立于桌上。原来这是一柄折扇。折扇的扇柄插入桌子，而折扇又大大展开，就在这白衣书生与有痣道人中间隔了一道小小屏障。有痣道人的手仍在递出，看来他要碰白衣书生，势必要先击飞这一折扇了。

有痣道人并不想罢手，他的心思在那白衣书生的手臂上，虽见飞来一柄折扇，意在阻拦他动手，但他心里寻思在这偌大酒楼之上，众目睽睽之下，自己决不能轻易罢手。如果不出头便罢，若要出头，无论如何也不能当众折了威风。